

我们都是陌生人

董懿娜 著

这一生我们注定了要做这样的一件事：
走近，走近，再走近——哪怕只为了一次无望的凝视。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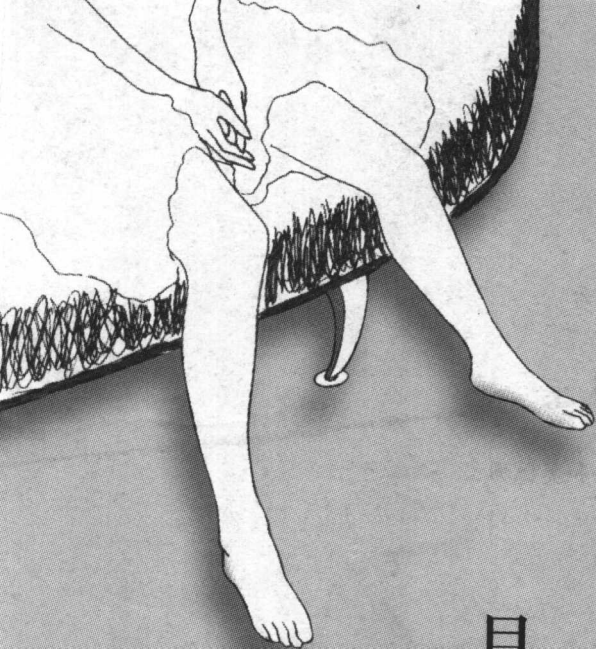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都是陌生人

董懿娜 著

R136.50/

这一生我们注定了要做这样的一件事：
走近，走近，再走近——哪怕只为了一次无望的凝视。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目
录

CONTENTS

第一章

- 1、上官紫云
- 2、方晓芙
- 3、吕翰明
- 4、俞晓雯
- 5、曹子轩和莫佩珊
- 6、方瑞年
- 7、莫佩琼

第二章

- 1、回 忆
- 2、伤 疤
- 3、插 曲
- 4、定 格
- 5、纷 乱
- 6、单 纯
- 7、纠 葛

第三章

- 1、生 活
- 2、契 机
- 3、露 水
- 4、芬 芳
- 5、风 情
- 6、覆 水
- 7、细 屑

第四章

- 1、相 怜
- 2、恍 然
- 3、白 描
- 4、重 彩
- 5、惊 梦
- 6、绝 唱
- 7、纠 缠
- 8、潜 流

第五章

- 1、空 白
- 2、回 荡
- 3、天 惊
- 4、迂 回
- 5、黛 色
- 6、仿 徨
- 7、对 峙
- 8、斑 斓

第六章

- 1、晚 霞
- 2、执 手
- 3、沧 桑
- 4、回 声
- 5、断 桥
- 6、霜 降





第一章

- 1、上官紫云
- 2、方晓芙
- 3、吕翰明
- 4、俞晓雯
- 5、曹子轩和莫佩珊
- 6、方瑞年
- 7、莫佩琼



1、上官紫云

上官紫云来上海的那一年才十六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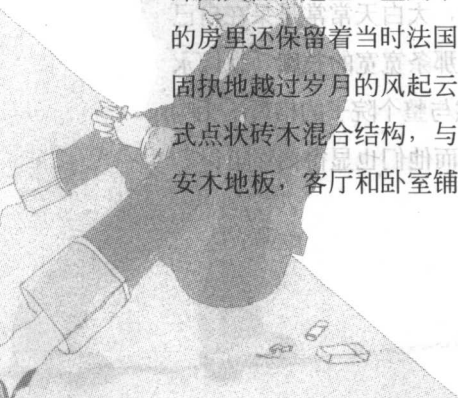
一组法租界时期建造的公寓，矗立在闹中取静的上海西区。优雅、凝重的外墙被装饰成有点沉醉的酒红色，人们把她们称为“迟暮美人”。在这个绿叶像人情一般稀薄的城市里，这一带每一幢公寓都掩映在茂盛的树阴里，几乎都是长了几十年的树，宛如素妆而忠诚耐心的管家，安静地陪伴在主人左右。院子很深，曲径通幽，初来探访的客人常常要在里面打转。总是很寥落的样子，午后或深夜，窗下有人轻踏过的脚步声，甚或恋人的私语声都会陡然窜入楼上冥想中的人的耳朵。每一栋房子都有十余套公寓，彼此交错间隔，似娇羞的女子。不像普通的公寓那样，昂首挺胸，或平坦得一览无余的样子。院子里种满了紫荆、桂花、柏树。外面的人一般不常进来，显得有些怯生，连小贩也是望而生畏，不敢到里面来叫卖。原先有着齐整的停车库，现在一部分改成了临时的居所，非常的拥挤。住在由停车库改装的平房里的人，大白天常常是呆在自己的屋子里，只要不是下着倾盆大雨，那条宽宽的长廊，就像永远开着PARTY，总有簇拥的人。这显然与整个院子的格调不相吻合，可是从来没有人出来管一下，故而他们也显得怡然自得。

他们将暗淡的外墙漆成耀眼的白色，还在墙上挂上文竹和吊兰，颇显生气。

隔着条街就是上海最繁华、雍容，既留着残梦又催生滋长新的愿望的街—淮海路。原先两旁也都是数起来叮当响的大商店，只是那时两旁的梧桐树又多又密，那些商店就像蒙着薄纱的贵妇，虽说是最热闹的街，可总还是不开狂。现在，树已经稀少得看不见了，奢华耀眼的外墙装饰就这样直愣愣地矗立在街边。路显得更窄了，街边车辆扬起的灰落到橱窗上，就像抹得呆板干涩的粉底霜。透过那些蒙着灰尘和细屑的橱窗，这一季，纽约或里昂最流行的时装和手袋，倒是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睡懒觉。这里有着这个城市最豪华的商店，最时尚顶级的各类物品，最时髦漂亮的女人。也就是这一条街之“隔”，是将喧哗和琐碎挡走了，留下的就是些散着沉香的回味。

院子里通常是安静得很，住了不少上了年纪的人，他们的儿孙辈这些年大都出了国，所以更是添了些冷清。

三十年代的中期。这里的一套公寓，都是作价金条盘下来的，住的都是家境殷实得不一般的人家，也有一些是租界里的外国人住在这里。直到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历经时事沧桑，宽敞的房里还保留着当时法国人用过的旧式烘烤设备，生活的细节固执地越过岁月的风起云涌而停留下来。高挑的楼层，四层蝶式点状砖木混合结构，与玄关、居室相接的过道上铺的都是柳安木地板，客厅和卧室铺的是柚木地板。钢窗制作质量不错，



至今都无隙处漏风。每套居室皆有两套卫生间，主仆出入各有其间。主卧室里置有壁炉，底层有锅炉房，一进入十二月份，家家都有暖气，那时候还没有热水器这样的淋浴工具，可是暖气氤氲着温柔潮湿的暖和，那是可以透过毛孔直入心扉的惬意。在这样的暖气里，无论天有多么冷，依然是不会让人感觉到一丁点的寒意的。

上官紫云像成千上万的知青返沪的子女回到这个城市的时候，既没有无处可落脚，又没有挤进逼仄的鸽子笼，而是在这里报上了户口。回到了她母亲出生和成长的地方，回到了年迈的外公外婆的家。

历经“反右”、“文革”，这样的公寓都曾遭遇到不同级别的抄家风暴。后来，开始有各种各样不相干的人入住，原本规矩体面的生活一下子就荡然无存了，安静有序也被打破了，一套错落有致的公寓被生活的需要隔成各种样子。常常是这样的公寓一下子涌进了三四户人家。宽敞的带有转弯落地窗的八角亭的客厅兼书房被拦腰截断，一家人的起居生活都在这样的一间房里，原先的矜持也就消失殆尽。厨房就像被精确测量过的“根据地”，三四家人家的灶台同时张罗起来的时候，油锅此起彼伏的沸腾声加上家长里短的吵闹声，将本来要牵动思绪的悲愁欢喜和着油盐姜醋一起翻腾，然后，也就不那么敏感了，倒是可以躲过很多纤细的痛楚。需要打理的地板和护墙因长久没有打蜡，就像冬日凛冽的寒风中从不涂滋润油的老妇的脸，太阳光的直射下，发出一种惨淡的白。卫生间不是合用就

是分隔成两小间，本来隔音很好的墙壁上不得已被打上孔，那些最私密的声音就随着那个小孔在不同的人家游走。通厨房的小扶梯，原本只是给佣人出入用的，现在成了大家堆放杂物的地方，显得更加拥挤了。细小琐碎的矛盾，起先只是一株小苗，在这样丰沃的环境里，很快就茁壮成长起来。

“文革”中有过一个鸠占鹊巢的时期。上官紫云的这一家还算幸运，只入住过一户人家，这户人家只有两口人，男的是个很会在政治运动中游泳的年轻人，他在“工总司”一个小头头儿的鞍前马后颠儿了好几年，算是没跟错人，那位小头头儿派了五六个人，以征用为名硬是在上官紫云家占用了两间房，先是在那间屋里写大字报，后来就给了那个跟屁虫做了结婚的新房。最后，小头头儿又“走后门”正式在房管部门给他们办理了入户手续。“文革”是被否定了，而“文革”中留下的既成事实许多都不能改变，这是毫无办法的事。而且那个跟屁虫在“文革”中不太张狂，没有血债和刑事责任，“文革”后，表现得还算收敛；加上房主家阶级根子不太硬，能忍就忍了。人少，就不显得过分地拥挤了，两家将厨房和卫生间分别分成各自一套，每家都有两大间居室和各自的储藏室，倒也相安无事，颇为安静。只是，那十余年间，人们对生活的百无聊赖、索然无味和战战兢兢依旧在墙角屋顶留下了痕迹。

紫云的外公、外婆已经年迈，舅舅、舅母是血缘上的近和情感上的远，留给上官紫云的是一间佣人房，高级住宅内的八个平方米的私人领域。好像实在要心存感激不该奢望了，然

而，透过那扇朝西面的窄而高挑的窗，无数个寂寞得无人言语的黄昏，在凝望和孤独里，紫云惆怅到没有言说的境地。

一个年轻女子对都市的敏感度是你所不能想象的。这是一个充满魔力的都市，年轻人——尤其是从外地到这里来的年轻人，对她是尤为敏锐，那些生于斯，长于斯的人，反倒显得有些迟钝，或者说，是无所谓。

像上官紫云这样年龄的女孩子，处在自我意识日趋强烈的时候，她比那些生长在这个城市里有着良好背景的女孩子，更渴望在这个都市里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。她什么也没有，但她有的是无所畏惧的魄力和不怕丢失任何东西的勇气，因为她没有拥有什么，所以她也没有什么好丢失的。

紫云念的是一所两年制的财务会计班，毕业以后分在一家规模很小的厂里当出纳。朝九晚五的生活，机械、刻板，拿的薪水是极为有限的。这一年，紫云二十一岁。

上官紫云从返回上海的第一天就明白，上海的时髦女孩觉得她有点“土”。可是紫云的心里不服气，她本来应该属于这个城市的，只是这个城市把她抛弃了，那时候，她是无选择。现在她可以选择了，当她重新回来的时候，她曾经发誓，她要在这个摩登的城市里面成为最摩登的一员，虽然她现在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个寄在别人篱下的一个小窝。可是她年轻、漂亮，还有一颗聪明的脑袋，这足够了。可以看，可以听，可以模仿。一定能模仿得乱真，甚至比真的还真。小时候就能跟着妈妈讲上海话，虽然时间久了，语音有点不纯，总是带着些

微江西腔调。回到上海一年之后，她的耳朵就能分辨出说话人是西区人，还是浦东人，或者是祖上是从苏北来的上海人。自己说出来的上海话比上海人还要地道，特别是一些时髦人杜撰出来而又被公认的新语汇和新音调。

很多个傍晚和黑夜，她就在她这个小房间里，暗自垂泪，她感到无比孤独，她想念远在异地的父母。虽说也是和自己的亲戚住在一起，可是那种隔膜让她没有温暖的感觉。而她所期望的那个美好的梦想，现在离她那么远，这个时候她会感到心情黯然。一个偶然的细节启发了她，一只翠鸟出人意外地落在小窗台上，偏着小脑壳像是对紫云邀请似的，啾啾叫了两声，然后就飞去了。于是，紫云明白了：门外才是海阔天空的太上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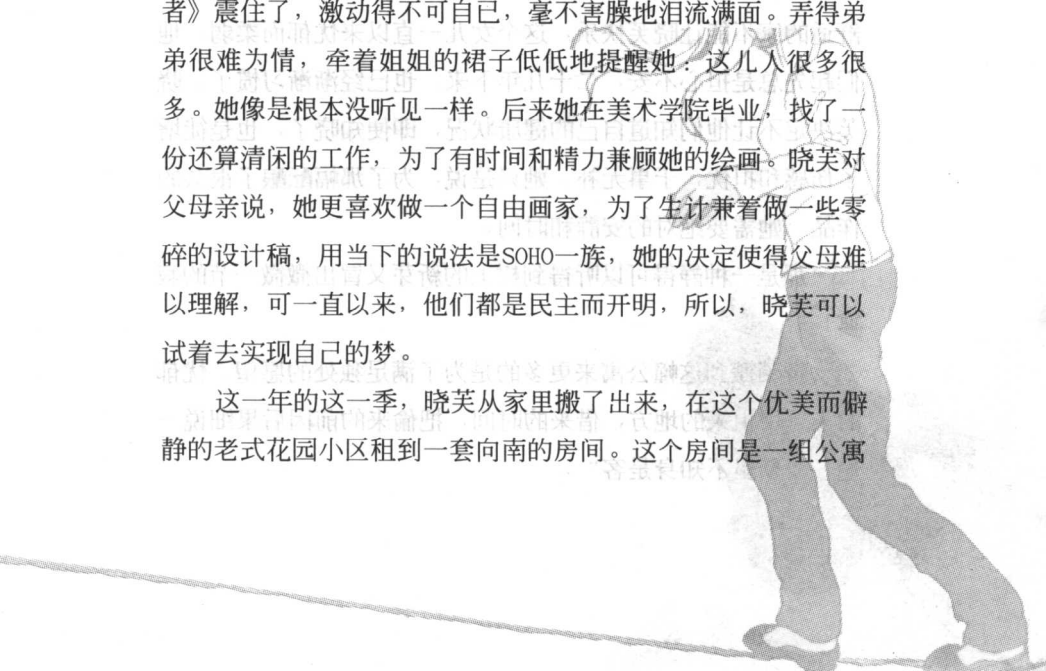


2、方晓芙

方晓芙的父母是历经沧桑的那一代知识分子，“文革”中才结婚。那是中国知识分子万念俱灰的时候，她的父母像一对在风雨飘摇中的小鸟，把巢筑得高高的，而且藏在密林深处。他们依偎在巢内，先有了晓芙，把动荡的风雨当做荡秋千，只要两个人抱紧些，谁爱斗争谁去斗争，谁爱夺权谁夺权，后来又生下了俊杰。

晓芙从小就喜欢绘画，当法兰西古典美术名作第一次到上海来展出的时候，她一进门就被那座罗丹的著名圆雕《思想者》震住了，激动得不可自己，毫不害臊地泪流满面。弄得弟弟很难为情，牵着姐姐的裙子低低地提醒她：这儿人很多很多。她像是根本没听见一样。后来她在美术学院毕业，找了一份还算清闲的工作，为了有时间和精力兼顾她的绘画。晓芙对父母亲说，她更喜欢做一个自由画家，为了生计兼着做一些零碎的设计稿，用当下的说法是SOHO一族，她的决定使得父母难以理解，可一直以来，他们都是民主而开明，所以，晓芙可以试着去实现自己的梦。

这一年的这一季，晓芙从家里搬了出来，在这个优美而僻静的老式花园小区租到一套向南的房间。这个房间是一组公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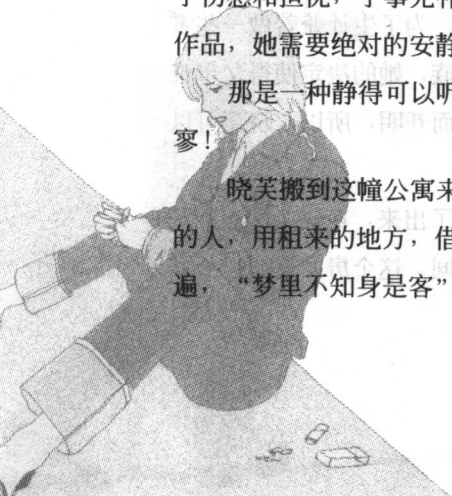


里的一套，虽然和别人进出一座大门，因为有一个独用的厨房，房间里还有一套独用的卫生设备，和邻居就有了若即若离，可近可远的距离，还算差强人意。方晓芙的身心是一致的，极度的敏感使她清秀的面庞总是笼罩着一层薄雾似的哀愁。她的衣着从来都显得简约、淡雅而飘逸。在上海年轻女子的新潮中，她是另一种风情，她的衣着打扮和仪态的艺术素质是独特的，是学不来的。

晓芙孱弱得像一枝单薄的芦苇。直到那一天，那位温和严肃的主任医师把一份综合检查报告递到她的手里，郑重而心疼地对她说，倘若再不对静养，她的身体将面临很大的问题，忧郁和缺乏锻炼使得她日愈虚弱。晓芙一直瞒着父母亲，她只是说，她要一种自己的生活，她要完成一个大作品。那个在她很小的时候就一直纠缠着她的幻梦。父母亲不明白为什么宽敞舒适的家不能让晓芙快乐，这个女儿一直以来忧郁而柔弱，他们起先总是担心不安，二十几年下来，也已经渐渐习惯了。晓芙决定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，即便知晓了，也是徒增了伤感和担忧，于事无补。她只是说，为了那幅酝酿了很久的作品，她需要绝对的安静和时间。

那是一种静得可以听得到树上的新芽又冒出微微一节的寂寥！

晓芙搬到这幢公寓来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独处的愿望。忧郁的人，用租来的地方，借来的时间，把偷来的前因后果细说一遍，“梦里不知身是客”。



其实晓芙想独处的真实理由很简单，她曾对吕翰明说：“我想试着在我还年轻的时候说一次‘我要走了’。我不想像书中的费利克希那样五十岁以后才有机会说这句话，人不该活得像头傻驴子似的，为了一根还不知道够不够得着的红萝卜日夜狂奔，尽管命运是荒诞的，我却只有一个。我私下里将人归类为两种：技巧派和心灵派。前者总是人情练达、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，人人都以为他混得不错，他心里倒窝着一声叹息，谁苦谁知道！而后者喜欢倾听心灵的召唤，干些让别人莫名其妙的，自己自得其乐的事情。”

前些天，晓芙买了一套《逝去的大师：披头士》，近乎完美的和声，唱着女孩、爱情、大自然、生活中的小小乐趣，乐观、开朗，属于青春的灵魂，有着今日不可置信的单纯的甘美。夹页里的四个大男孩的黑白照片，留着‘拖布’发型，像孩童般可爱。她最喜欢Hey judy., Don't let me down 还有 Across the universe 中平和的吟唱：Nothing's gone change my world.

没有什么能改变她的世界，听着温柔甜美的声音，晓芙很难想象那些歌手是革命一代的偶像，曾以极其“革命”色彩的姿态成为一道引发狂风暴雨的闪电。有的时候，太多的主义、主张，只是一种姿态，隔着时间横无际际的大海看过去，淡漠了当初的狂热，像一锅沸水已经冷却，是杯普通的白开水，惟一不会消逝的是它单纯的甘美。音乐的纯粹也许就在这里吧。

有很多个晨昏晓芙都斜倚在沙发上，昨天，她卖掉了自己